

清白傳家

歷史上有不少的大事業，本來可以成功的，只因爲有些人的自私自利，卻落得搞垮了；有的更如建成的華廈，被無形的蠹蟲蛀蝕，完全倒塌。

人的本性是追求快樂；所以快樂是一種德。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”，豈不說明追求快樂是德嗎？因此，快樂並不是罪。不過，如果人儘求取快樂，而不加限止，為滿足自己，而造成對別人的損害，可就不對了。因此，智慧的辦法是對追求享樂的欲望加以限制，使自己榮譽知足，就可以免於貪心，也就不會逾限而陷入罪了。

南北朝是歷史上政治混亂的時代，工商業卻很繁盛。國是不穩定，人民越追求奢華，享樂，越是受效用遞減率的影響，越不滿足。為了想得更多的收入，更高的享受，就得犧牲道德原則，在清正上妥協，以為貪污是發財之道，發財是享受之路。其實，人心是不會饜足，有以為高薪可以致才，厚俸可以養廉，是庸俗的想法，變相的分贓，只導致貪欲擴張，通貨膨脹；儉以養廉，才是長遠高明的至理。

徐勉，字修仁，梁代人，由吏部尚書，洊至中書令，是南朝有名的賢相。曾有誠子崧書云：

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貧素，至於產業之事，所未嘗言，非直不經

營而已。薄躬遭逢，遂至今日，尊官厚祿，可謂備之。每念叨竊

若斯，豈由才致？仰藉先代風範，及以福慶，故臻此耳。古人所

謂以清白遺子孫，不亦厚乎？

遺子黃金滿籩，不如一經。詳求此言，信非徒語。

徐修仁教導他的令公子，以淡泊知足為生活方式，砥礪品德，不追求財富。有些人家桌邊的談話，常是某人如何富有，田產阡陌相連，雖然未必即有貪取的惡劣行徑，卻在後代的心中，埋下了根，那不能不影響子女的思想。徐公連談也不去談這樣的事，自然使聽者從而走向清高。他的信中還說，即使把盈箱的金銀留給子孫，不如教他們明白一本經書，可以建立學問品德。這句話，後來以類似的形式，在另一本啓蒙書中出現，很難說是偶然。

三字經，一向傳為宋代王應麟所撰，亦有謂是出於宋末南海區適子(正叔)的筆下；後來還有人繼而續之，由奉天承運的朝代，一直延至民國萬歲。如果不承認是“預言”，似乎該算集體作品。其中說：“人遺子，金滿籩；我教子，惟一經。”

這在語句建構上只有些微改變，語意是甚麼呢？上半句的“遺子金滿籩”，是說財筭豐富，很簡單，沒有別解，但不是主要的着意所在；下面的“我教子惟一經”才是主要的，不過有兩種可能的解釋：一是說，自謙腹筭儉薄，僅有這麼多料，可以教後代；另一解釋可能是對比，自負有此小冊子傳世足矣。很抱歉，古人用詞嚴謹，從四書五經，老子道德經，醫學上相傳的黃帝內經，武學上的達摩易筋經，姑且不考證其真偽，可都尊敬經典，很少對自己著作稱“經”的；果有之，則表示那作者恃才傲物。

三字經，真箇給啓蒙的孩子們教育助益多大，不在這淺陋短文的討論範圍之內，姑且不考究，還是談儉約的好處吧。

宋代名臣司馬光教訓他兒子康的家書中說：

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。吾性不喜華靡。自為乳兒，長者如以
金銀華美之服，輒羞赧棄去之。... 衆人皆以奢靡為榮，吾心獨
以儉素為美。人皆嗤吾固陋，吾不以為病。應之曰：“孔子稱其
不遜也，寧固。”又曰：“以約失之者鮮矣。”又曰：“士志於
道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”

司馬光自幼反對華美，似乎有些極端；不恥惡衣惡食也就罷了，棄去華衣豈不是浪費？他更引申“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”的道理，並且講述其影響：

御孫曰：“儉，德之共也。侈，惡之大也。”共，同也。言有德
者皆由儉來也。夫儉則寡欲；君子寡欲，則不役於物，可以直道
而行。小人寡欲，則能謹身節用，遠罪豐家。故曰：儉，德之共

也。侈則多欲。君子多欲，則貪慕富貴，枉道速禍。小人多欲，則多求枉用，喪身敗家。是以居官必賄，居鄉必盜。故曰：侈，惡之大者也。

司馬光這去奢戒貪的理論，雖未狠批猛鬥今人“浪費福國”的作風，顯然於消費刺激生產的看法不同。不過，著作資治通鑑的司馬溫公，着眼在持世處事，及與品德文化的影響，不是論經濟收益。他自己從小就羞於穿華美的衣服，而喜歡儉素，並未強調是出於體念民艱，但把儉奢說到社會風氣與文化，確實是真的。其所說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的對比，也不是關於道德與功業，只是說大人物與小人物的差別。這樣說來，是把儉約從私德擴展至公德的層面。

奢侈衣飾成習，飲食就得相稱，難以儉約；進一步揮霍，在品德上自然不能持守。聖經中的猶太少年們，能夠甘於吃素菜，喝白水，才可以不拜巴比倫王所立的偉大金像，不畏懼周圍官僚的尋隙進讒而仍然向耶路撒冷敬拜他的神；甘入火窯獅穴(但一11-16；二:15-18；六:13-16)。人的“財寶在哪裏，心也在那裏”，以擁有並享受豪華物事為目的的人，就很難捨離那些東西。

在中國舊時代的官吏，沒有本地人治理這回事；為了避免鄉梓徇私，吏部要查明主政的官籍貫，派往遠方作官。據說，從前有一位鄉賢，兒子在外作官，有好幾個月沒有寫信回家要錢，他父親擔憂起來，經特地派人秘密前往訪查，發現確實並無貪腐情事；獲悉後老懷欣慰，寫信給兒子加以勉勵。這故事說明其家道過得去，更有知足的品德，有人出去作官，是真正為人們服務，不是為了刮地皮弄錢。可惜其人不夠有名，這信沒有流傳，否則可作為特別的文獻。

曾國藩的家書刊印後，被譽為天下第一。不過，稱之全集卻未必是事實，頗有部分忽略的可能。湘勇在為大清攻克金陵皇城後，他的弟弟國荃是統帥，飽掠“髮匪”偽天京的財物，運返湘鄉，其下落至今傳說不一，沒有定論。“中興名臣”是珍稀人物，其箱篋珍寶自然超越檢查；作哥哥的也沒有必要提起，想來曾家老九該不會以清白儉素知名。

清白傳家，是“家”的基本品德，何其難哉！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